



《轧钢厂》与普法战争赔款

门采尔耗时四年画出《轧钢厂》，首次将人们的眼光带向沸腾的工业革命。这幅画的时代背景是普法战争后德国拿着巨额赔款获得了工业腾飞，而法国则以海外收入发行国债，用三年时间偿还了这笔巨额赔款。

文 | 学院胡同观察

德国画家阿尔道夫·门采尔为国人熟知，可能是因为一个励志故事：一名青年画家问他，为什么我画一幅画只要一天，卖掉它却要一年？门采尔微笑答道，你倒过来试试。果然，这位青年画家用一年完成的那幅画，一天就卖了出去。

这个故事不知真假。但门采尔本人确实有“十年磨一剑”的风格。他的名画《轧钢厂》就花了四年。1872~1875年间，他在西里西亚工业区的轧钢厂写生，画出了数百幅的速写作品。炉火腾空，钢花飞溅，其实是很危险的。晚年的门采尔，在谈及这幅画的创作时回忆道：“在这里，我一直处于危险之中，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被轧钢的机器吞进去。”

今天人们来到柏林国家画廊，站在《轧钢厂》这幅画前，似乎仍能感受到灼热气浪扑面而来。整个厂房到处都是铁柱、链条、传送带、交错的齿轮……屋顶也是由或粗或细的铁柱搭建起来，光线从天窗照射进来，黑压压的工人们在叮当作响地干活。炽热的熔炉里喷吐着熊熊火焰，它将画面中央人群的脸照得通红。在主流画家们还沉迷于皇家花园、王公贵

妇时，门采尔用这幅画将人们的目光带向沸腾的工业革命。

这个时期的德国工业如此红火，一个重要原因是普法战争。战争让德国获得了50亿法郎赔款和价值连城的割地——拥有丰富铁矿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巨额资金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刺激了重工业的起飞，也造就了这幅气势磅礴的《轧钢厂》画作。资金涌入，工业腾飞，也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许多犹太人在这个时期成为银行家。门采尔的好友马克斯·利伯曼的父亲和叔父即是如此——先是纺织大亨，后转身为银行家。

马克斯·利伯曼从小在勃兰登堡门边一座气势雄伟的房子里长大。他的父亲从纺织商人转身为银行家。利伯曼原本根据家人的安排，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但却于1869年到魏玛、1872年到巴黎学上了绘画。他没有成为银行家，骨子里却仍有犹太人擅长投资的基因。他利用自己继承的财富，收藏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油画作品，还将圈中好友们的画作介绍给银行家们。前面说到的《轧钢厂》即是一例。他将门采尔的画作推荐给自己的叔叔、同为银行家的阿尔道夫·利伯曼。后者花11000塔勒买下本画，转手即以30000塔勒卖给了柏林国家画廊。不过，利伯曼一家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纳粹上台前后，犹太人与金融家们的境遇可想而知。

相较之下，邻国法国的金融业则兴盛许多。《轧钢厂》描绘的德国工业的腾飞，资金主要来自普法战争后的巨额赔款。当时，法国对德国的赔款一共50亿法郎。有人用其与1901年清政府签署的《辛丑条约》并称，《辛丑条约》的赔偿为4.5亿两，分39年还清。而普法战争所约定的金额，以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白银7亿两，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铁血宰相”俾斯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就算战后不让法国人割地赔款，他们一样会恨德国，也就无法避免未来的战争。既然如此，就不如趁法国战败时，尽力去压榨法国。双方于1871年签署《法兰克福和约》，约定在赔偿完成之前，德军在法国北部六省长期驻扎，防止“战火再燃”。

从最终的《法兰克福和约》文本可见，德国对法国赔款的分批时限和支付形式均有明确规定：“第七条：法国政府机关在巴黎城内重建后30天内应支付五亿法郎。年内应支付10亿法郎。1872年5月1日应支付五亿法郎。最后30

亿法郎应按照预备和约于1874年3月2日支付。自本年3月2日起，这30亿法郎的利息应于每年3月3日支付，计年息5%。最后30亿法郎中任何提前支付的款项自支付之日起不再计息。”

我们今天来看《法兰克福和约》，会发现这部战争和约也是了解当时金融工具和支付手段的史料。和约写道：

“一切支付只能在德国主要商业城市中办理并且用金、银硬币，英国银行钞票，普鲁士银行钞票，荷兰王室银行钞票，比利时国家银行钞票，可以流通交易的、立刻兑现的一等本票或汇票支付。”为了防止法国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和约还要求：“德国政府规定在法国，普鲁士银币1塔勒折价3法郎75生丁，法国政府允照上述折合率以兑换两国的货币。”

按照俾斯麦的估算，结合法国的财政、进出口税状况，他认为50亿法郎会压死法国经济，至少要25年才能偿还。这样，在这25年内，德国军队将能够占领北方六省和巴黎各要塞并进行“军事压制”。孰料，法国无愧为列宁所称的“高利贷帝国主义”之名，金融工具用得极为纯熟，这50亿法郎不到三年就还清了。先是用阿尔萨斯-洛林的铁路抵消了3.75亿，用国库里的贵金属支付了5亿（其中金币支付了2.73亿，银币支付了2.39亿），其余部分则是发行了两年高利率国债（约5%），就成功从国民手中筹措了足够的资金。德军不得不于1873年提前撤走。

这些国债之所以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高利率；另一方面，是因为以法国的海外收入发行。经济学家分析，受战争的影响和赔款造成的资金紧张，法国在战后减少了投资。法国的净出口额在赔款后迅速增加，净出口状况恢复到了原先的正常水平。加上法国人民在战后节衣缩食，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使得法国到1877年年底积累起的净出口值超过预计50亿法郎。战争赔款用国债迅速还上，而国债则通过战后几年内的出口盈余很快补足。法国非但没有受到削弱，相反积累起了相当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不久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这一切风起云涌，正是1872~1875年《轧钢厂》的时代背景——尽管长年坐在火花飞溅的钢铁厂写生的门采尔和他的银行家二代好友利伯曼，对此也许并不知晓。□